

唐人說薈

五集之五



前定錄

卓異記

撫異記



07136

唐人說薈目次

第五册

前定緣

卓異記

擴異記

鍾輅

李翱

李濬



唐人說薈

目次第

五册

五集

前定錄目次

鄭虔

裴誦

劉邈之

武殷

豆盧署

喬林

張轅

龐嚴

李敏求

韓晉公

張宣

杜思溫

李相國揆

薛少殷

袁孝叔

馬遊秦

韋泛

陳彥博

陸賓于

王璠

柳及

延陵包隰

沙門道昭

前定錄

二

五集

前定錄目終

前定錄序

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言命矣。至於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中人以上，罔有不聞其說，然得之卽喜，失之則憂，遑遑汲汲，至于老死，罕有居然俟得，靜以待命者。其大惑歟！余顛愚迷方，不達變態，審固天命，未嘗勞心，或逢一時偶一事，泛乎若虛舟，觸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在我明矣。大和中，辭書春閣，秩散多暇，時得從乎博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錄，日月稍久，前定錄序

一  
五集

漸盈筐篋，因而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云爾。崇文館校書郎鍾輅序

前定錄

唐

鍾輅纂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之言因謂之前定錄

一

五集

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事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赤誠向國卽可以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

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求攝市令以自污而亦潛拜章疏上肅宗肅宗卽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諤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諤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卜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諤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諤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

前定錄

一一 五集

諤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諤諤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諤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旣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諤旣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

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陞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叅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旣歸某卽

前定錄

三 五集

繼往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卽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旣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關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盱矣若就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

前定錄

四 五集

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已醉臥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邈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後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改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爲所害豫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臥者不知爲誰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元宗幸蜀陳倉當路



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諷喻驢腸數臠至暮腹脹而卒穎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苗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卽日拜景先爲長史領郡務而穎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答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樓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濶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椽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蓋屋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

前定錄

五

五集

官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成約矣無何逼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

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夫，卽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旣二年，殷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年旣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如何？諸子曰：唯命。鄭氏前定錄

六

五集

聞之泣恚，將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卽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

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複姓不宜兩字爲名將爲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前定錄

七 五集

謂曰問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旣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旣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祕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旣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

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鑿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欵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

前定錄

八

五集

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曠

吳郡張曠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樞筭曠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告

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已曾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爲遂委之而去轅覺竟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遷告以乏困錡畱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受之旣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巖

前定錄

九

五集

京兆尹龐巖爲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巖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巖喜問之乃問曰余爲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何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巖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期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侯交割巖發書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

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爲京兆尹而卒。

###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太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鬼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卽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今作泰前定錄

### 十 五集

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旣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旣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爲到此得非爲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

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太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樞帙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將鶩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賂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爲質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卒君用所資伊亦賈焉累爲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前定錄

十一 五集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怒曰旣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且遽有詔命旣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旣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

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且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問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前定錄

三

五集

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遷時。江淮水歛。宣移家河東。固求宋毫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卽遷居。今之所止。非舊



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止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苟家嘴中夜後山月如畫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閒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

前定錄

三 五集

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奏爲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曰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王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

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祿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前定錄

古

五集

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雷尉始以王生之言有

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恰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雷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前定錄

五 五集

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曰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義里有一

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卽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日寒食將至何爲餓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日某欲上事和尚何爲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闈者入白逡巡聞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敘泣良久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旣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

前定錄

十

五集

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饑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府官許之少殷曰旣得歸人間願知當爲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卽可念之旣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

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  
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  
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  
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爲從  
事欲歷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有表至江  
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除選授萬年  
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鬪死京兆府不時奏德  
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  
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  
前定錄

七  
五集

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  
從人言卽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  
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感蹙問其  
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日而卒

###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  
踰月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  
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及  
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

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卽於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必能歷算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於懷中探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卽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爲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

前定錄

六

五集

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管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闕鄉別墅因晨起欲就中櫺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因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闕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画一蛇盤鏡中孝叔之叔修已元和初爲太學生具說其事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遷時侍郎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楹棟之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鑿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其言爾

韋泛

前定錄

九

五集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歷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鄉

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元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一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陽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爲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前定錄

陳彥博

三

五集

陳彥博與謝楚同爲太學廣文館生，相與齊名。彥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荅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紫衣人執象簡，彥博見之，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三十二，彥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既寤，獨喜不以告人。及楚同



過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之曰君之能豈後於楚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誠如所說事亦未知也明且視榜卽果如夢中焉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 陸賓虞

吳郡陸賓虞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虞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寶歷

前定錄

五五集

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畱止一宿明旦謂賓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第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憇于從孫聞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便令作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

也遽命駕詣惟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來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瑛瑛曰君已登第矣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首姓李名合戛脚時有廣文生朱侏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弟符符書壁間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邠賓虞名在十六卽三十三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賓虞不

前定錄

三五 五集

諭其意及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爲河南尹平且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邦如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出界訖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借至皆故人從容宴語問答一如夢中璠聞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客甚訝曰吾等向者對答率易王尹得非怒乎頃之璠持告牒所誌出示二客徐徵

其事乃是郎官家奴竊物而遁擒獲送縣縣爲斷之如此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掾于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醜醜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于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于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

前定錄

三

五集

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醜醜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天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卽托生多爲天曹權錄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卽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微之地當有妖怪假託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

卽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及聞說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詢其天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戲弄遂得痢疾醫藥不效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旣屬冥司卽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云諾後夕乃至曰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基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卽先於城中呼其名時甦甦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旣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卽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彼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歔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貿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宏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延陵包隲

延陵包隲因遷沂舟於隋河時以迫遷限舟人窳而力

殆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爲之挽過符離縣之西有古樹樹下有穴根槃於上若廢井然而一僕忽誤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栲栳衆咸異之而莫知所謂尋問墜坑者名栲栳也時元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矣

### 沙門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前定錄

五

五集

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曰張氏以資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遷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卽盧氏望也邈後舉不第從所知于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爲僮者因得疾服姬黃氏之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

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杜悰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悰待之甚厚悰任四  
川節度使馬埴罷黔南赴闕取路出西川李術士一見  
埴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所報矣黔中  
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也李生一  
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  
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埴於闕下買  
宅生生之費無缺焉埴至闕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

前定錄

五

五集

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至闕也作光祿勳  
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  
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  
壻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埴諭旨翌  
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素辯博能迴上意事遂寢

前定錄終

卓異記

唐 李翱撰

翱所著卓異記、皇唐帝功、瓌特奇偉、前古無可比倫、及臣下盛事、超絕殊常、輝昔而照今、貽謀紀述、家世徽範、奉上度密、不自顯發、人莫知之、至有誤爲傳說者、洎正人碩賢、守道不撓、立言行已、眞貫白日、得以愛慕、遵楷其奸邪之迹、覩而益明、自廣利隨所聞見、雜載其事、不以次第、然皆是微惕在心、或可諷歎、且神仙鬼怪、未得諦言、并有亦用俾好生殺、爲人一途、無害於教化、故貽

卓異記

一 五集

自廣不俟繁書、以見意、時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予在檀溪

敘封禪併兩朝

兩卽帝位

平賊同日

三聖子皆登帝位

相有二親

三代爲相

三拜中書令

三十二年居相位

二十七年背相印

代妻父爲節度

與妻父同時爲相

與使主同時爲相

三拜左僕射

父子同時爲節度使

兄弟爲禮部侍郎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使

兄弟皆掌記

四代掌綸誥

座主見門生知舉

起家二年爲丞相

與同列子弟爲丞相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相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

裴度

門生先佩金紫

門生撰座主白麻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敘封禪併兩朝

卓異記

二

五集

高宗皇帝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玉牒文曰  
嗣天子臣治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位極顛危天數  
窮否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元  
珪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塵業壯斷鼇  
飲滄溟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寢燎  
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  
歸功上元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又  
元宗有事於泰山開元十三年玉牒文曰有唐嗣皇帝  
臣隆基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



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  
定上帝眷祐錫臣中武底綏內難推載聖父恭承大寶  
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紀泰嶽謝成于天子  
孫百祿蒼生受福謹按自麟德三年至開元十三年凡  
五十四年祖宗封禪自古帝王無有倫比

兩卽帝位

中宗皇帝宏道元年二月六日皇太子卽位嗣聖元年  
二月八日降廬陵王聖歷元年九月十五日卽冊爲皇  
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重卽帝位謹按中宗皇  
帝卽位後復爲皇太子又重紹寶位昇降兩度自古無  
比暨昭宗龍紀元年三月十三日自壽王卽位至光化  
三年十一月三日遷爲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日  
返政却卽帝位自古未有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  
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  
同日自古無等

三聖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聖子三人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日卽帝位文宗寶歷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卽位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卽位謹按穆宗有聖子三人皆有天下詳求正史未有比倫或曰高洋兄弟三人亦皆卽位如何對曰皇唐仗義舉旗拯時之亂承隋致禪光有八紘安得以區區北齊偏方闢位弱才稚立欲相俾埒况高歡乃魏廢剪馬之賤追封爲尊安得比我穆宗十二葉之嗣君也

卓異記

相有二親

代國郭元振謹按李邕撰行狀云自我有唐受宰相臣未有二親存者唯元振而已

三代爲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宏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爲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

三拜中書令

燕國張說按中書故事本云說三拜此命終始無玷自古未有

三十二年居相位

梁國公房元齡按元齡初與杜如晦爲友屬隋室喪亂未嘗不慨然相顧有匡國濟時之心雖徒步風塵未嘗自失不得已而調集吏部高孝基有知人之鑒見元齡嗟嘆謂裴矩曰僕聞人多矣未見此賢及唐師至渭北元齡卽仗策詣於軍門秦王一見引爲謀主一屈居相位三十二年而終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昔相印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節度使加庫部尙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卓異記

五

五集

代妻父爲節度使

韋臯張延賞按韋臯初自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權領隴州立殊功拜節度使及朱泚平入爲右金吾將軍時延賞已爲西川矣四年代領茲鎮士林之中近古未有

與妻父同時爲相

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爲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與使主同時爲相

杜佑權德輿牛僧孺李珣按德輿杜公神道碑云早忝  
賓席晚聯台座時牛公自中書侍郎出鎮武昌辟珣爲  
書記始授殿中侍御史其後十餘年間珣已爲戶部侍  
郎平章事時牛公自右僕射再入爲相正共珣同列相  
庭當代以爲盛矣

三拜左僕射

彭原公李程按李程自河中節度使入拜左僕射自武  
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兩度拜左僕射爲正丞相其後以  
南省事疎方帶平章之號然非耆德碩老有嘉名者莫  
得居之焉程由是故相巨鎮三年此官不支於右振古  
爲盛矣

卓異記

六 五集

父子同時爲節度使

韓宏汴州鄆州田宏正魏經博原按韓宏田宏正兩人皆

稱有功憲宗英特爲兩家父子同時爲節度使或曰當  
代爲美又曰王智興河中子晏平靈武亦皆同時何不  
具載對曰王智興逐崔羣劫徐州晏平用賄十萬貫取  
朔方其未久又坐贓貶永州司戶固不足以編之

兄弟三人爲禮部侍郎

崔邠鄆按國紀以文章取事儀曹選之以登第吏部得補官方帥因之以奏請丞相因之除授不由奏官之擇雖詞人無階級可進故禮部之重根本如是崔邠鄆鄆兄弟三人皆仕此官斯爲卓異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使

西平王李晟有子四人愿

夏徐岐下蒲

憲

廣隨襄岐州愬徐魏

聽

并滑州

按李晟收城之功皎如白日其後四子皆秉節麾

大忠所庇斯聖神之報應也

兄弟四人皆任掌記

卓異記

七

五集

盧簡能

夏簡辭

孟

宏正

昭簡求

鄆

按使下書記必擇有

文學得時稱者任之盧簡能兄弟四人並當嘉選時亦

無比

四代掌綸誥

張嘉貞延賞宏靖次宗從嘉貞至宏靖掌綸誥繼世人以爲冠古絕今次宗又拜焉前古未有士林稱之

座主見門生知舉

蕭昕杜黃裳楊嗣復柳璟李景讓薛耽按故事考功員外知貢舉自開元中以外郎權輕遂命禮部侍郎主之

邇來取士益以爲重而座主見門生知舉猶蕭杜二家若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纔十六年致仕春官尤以爲美

起家二年爲丞相

張鎬按獨孤及撰張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國鈞自古未有

與同列子弟爲丞相

宋璟與蘓瓌子頰同時爲相按蘇頰除紫微侍郎平章卓異記

八 五集

事時璟嘆曰吾與蘇家父子同時爲丞相至如寬厚博物僕射亦有之若正直賢明則頰過其父推此爲論繼代爲相有如此頰與其父同秉衡者古無所聞璟初共其父比肩又與其子同列如璟年德重久居台位又無其比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爲相

李吉甫子德裕按國朝繼世爲相者數子唯吉甫德裕皆自揚州節度再入爲相則無其匹况吉甫以忠明博達事憲宗德裕以清直無黨事武宗今上踐祚起而用

之與蘇瓌父子相望爲優劣况頽不再相再相者則德裕之盛爲難及也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

公裴度

按裴公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叶贊憲皇平蕩宿寇爲盜憎入朝遇劫不能傷遂拜相前後爲小人害其才橫議以惑上者多矣故其詩曰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竟自爲蔡州節度使至鄆城三師兵不敢逗撓纔四十日擒吳元濟以獻明年

卓異記

九 五集

平鄆州分青州兗州爲三道用韓宏父子田宏正父子兩家同時爲鎮皆掌強兵自古無之大和五年冊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留守洛陽又拜司中書令仍依舊居守一年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拜入輔凡六拜焉當時以侍中中書令爲正相艱難以來以寵用武臣如公文業發身戎功佐主削平巨寇致位上台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

門生先爲座主佩金紫

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年賜紫

自釋褐四年之內服金紫量之前輩實無其比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內艱服闋除尚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選紫衫金印以獻議者榮之

門生爲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薛廷老按元宗初置翰林待詔華改爲學士以備顧問祇對而已代宗登極并頒詔誥每授相除將不由外制德宗之代尤難其選凡及第之人入者甚衆或座主先逝而不見或座主官位而不及於內廷之制者唯廷老翰林時座主庾公拜充海節度廷老爲門生得爲麻制

卓異記

十 五集

時代榮之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燕公張說

自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

子均

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

孫濛

自中書舍人拜

禮部侍郎

按張公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奕世無比時號

爲佳美者耳

卓異記終



唐 李濬編

濬憶兒童時，卽歷開公卿間，敘國朝故事，且兼多語。其世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跡，暇日綴成一小軸，貯之松窠。

元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好於觀書，迨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舉之。帝旣勤書海內之風，翕然率化，尤注意於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貞正之士充之。若有舉其職者，雖十

撫異記

一 五集

數年，猶載筆端，頭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與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大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寧王宅，敘家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賚，上無自專，皆令稟於寧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人，呵喞但謹爲上客。上在禁中常自稱呵喞，以是極歡而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

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閨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輿前，得以行在，紀敘其事。四季

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先上聞庶明  
臣等守職如螭頭官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爲答辭甚  
謹上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  
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書成寧  
王上請自部納于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於史  
館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祿山陷  
長安用巖高計祿山謀臣巖莊高尙未至升殿宮先以火千炬猛  
焚是閣不移時灰滅故元宗實錄百不敘及三四以是  
人間傳記者尤鮮

燕異記

二 五集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呼木芍藥木記云

禁中爲牡丹花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

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秉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

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

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

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

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若宿醒未

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曉露華濃若

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

兩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  
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  
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遠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  
撫。絲竹遂從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酌西涼  
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  
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龜  
年常話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  
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  
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為深恥。異曰太真妃重吟前詞。力  
撫異記

三

五集

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  
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  
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欲命李白官卒  
為宮中所捍而止。

元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  
久之。上還顧愴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  
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所無疆。及西行。初至  
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簡度使崔  
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

之吾無憂矣

上好走馬擊毬內廡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焉得知之幡綽曰臣曰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上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觀時晦跡尤用卑損會春暮豪家子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

撫異記

四

五集

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驅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因大聲曰會祖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王也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復視於車服上因聯飲三銀船盡一巨餽徐乘馬而東去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服曰以金籠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頌初入相每以忠謹勵上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誠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謗共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麵爲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后無罪被擯六官共憐之

何忠者何后白呼其父名也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日憶所通書

撫異記

五 五集

可奏爲吾者言之頌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

子失其名亦進曰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德宗命李泌爲相以泌三朝顧遇禮待信用不與諸宰相等常於便殿語及元宗朝尤惜謬用李林甫因再三嘆息重言曰中原之禍自林甫始也然以元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元宗盛年始初已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及元賈后欲圖愍懷於睿宗之患無以改過也及降封臨淄旋出入閣上下鄴杜之

間備聞人間疾苦，又以天縱英姿，志除內難，有漢宣之多異，仗蕭王之赤誠，故英威一震，姦兇自殪，而夙尚儒學，深達政經，薄漢高馬之上言，美武帝更僕之問，自初登寶位，樂近正人，惟帝之難力所能舉，上既勤儉，政事無不施行，又得良臣，天下自化，及東封之後，上每覽帝籍，有自多之言，用聲色爲娛，漸堂階之峻，故古語曰：貧不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若以勤儉爲志，則臣下守法，官無邪人，及嗜慾稍深，則政亦怠矣。故林甫善爲承迎，上意招顧金玉，託庇左右，安國委相之跡。

樵異記

六 五集

如是則百吏可知，是以揚雄言：昔武帝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未爲害也。今貨入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亡而齊難作，則古人所諷，見於深旨，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上，怡然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高枕矣。

自太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上謂修己曰：斯闕元東封圖也，因命內巨軸懸於東廡下，上舉白玉如意，指張說畫數人，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

開元矣。山是惋惜之意。見于顏色。遂命進美酌。盡爵。促步輦歸寢殿。開成永諸錄中敘上語。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飲醲。可以自醉解。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承嘗來都城。覲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其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撫異記

七

五集

太尉衛國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稽查。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

忽覺力舉異於常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鱗忽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榮脉動悚駭神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於舍旁遂乃聞之於公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大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出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咋一從者喉中頃之死

燕異記

八

巨麟驚愕拽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懷筆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

物之異聞

雷公鐘 辟塵犀簪 煖金魚袋 青龍皮 郟陽王

墓中自動墨研 口中軟杖子 龍腦香 崑崙子 元

先生暗暈丹 向書魚鱗 鏤白玉香囊 并玉鎖子 長三

尺餘 異竹篋 長二百餘尺 黃楊枕 文石乘龍刑

張公洞翠碧 中藏上藥 桃源洞中仙人棋子

生澁鐵腰帶 韋縠尙書夢中所得軟羅縵巾 西蜀



織成蘭亭 刻賓國黃金衣筆管上鏤盧思道燕歌行  
拂林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底寫國王名在上又小  
貌亦類之 白玉劍長二尺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客有疑問悉  
用條謹

撫異記終

撫異記

九

五



07136

